



无法掩埋

全彩图文版

险些改变历史的人与事

约什·卡明斯 著 虞乐仲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014035953

K105-49
19

无法掩埋

险些改变历史的人与事

(美) 约什·卡明斯 著 虞乐仲 译



北航

C1723162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K105-49
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法掩埋:险些改变历史的人与事 / (美)卡明斯
著;虞乐仲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4

书名原文:History's great untold
stories; obscure events of lasting importance

ISBN 978-7-308-11536-0

I. ①无… II. ①卡…②虞… III. ①历史事件—世
界—通俗读物 IV. ①K10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088 号

History's Forgotten Milestones: Spotlights on the Past

By Joseph Cummins

Text and design copyright © Murdoch Books Pty Limited 2010.

All rights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reserved to Murdoch Book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ny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Murdoch Book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hengdu Rightol Media & Advertisement CO., LTD.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3—312 号

无法掩埋:险些改变历史的人与事

(美)约什·卡明斯 著 虞乐仲 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24

印 张 6.5

字 数 130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536-0

定 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2
勇者画像 ——耶路撒冷的麻风病国王	4
拉班·索玛 ——东方的马可·波罗	19
沉默的威廉亲王 ——回荡了几个世纪的枪声	37
波尔塔瓦战争 ——瑞典帝国的衰弱	52

自由传奇 68

——弗朗西斯科·达戈辉和保和叛乱

威廉·沃克 81

——尼加拉瓜的美国人总统

最后的亚马逊战士 100

——达荷美的女兵

明成王后 117

——保卫朝鲜的战争

纳粹在西藏 133

——寻找雅利安人种的起源

014035953

K105-49
19

无法掩埋

险些改变历史的人与事

(美) 约什·卡明斯 著 虞乐仲 译



北航

C1723162

K105-49
19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绪论

这本书收录的故事之间有着近1000年的时间跨度，分别发生在北美、南美、欧洲、非洲，以及朝鲜、中国、菲律宾、俄罗斯和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从中，你既可以了解几起谋杀事件，还能体会到某些人物的短视、野心、愚蠢或贪婪——整个人类历史不都是由这些元素构成的吗？这些故事或许让你震惊，或许让你感动，却都已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

除了把没有被标准历史书收录的故事形诸文字外，本书试图探讨“意外效果法则”对人类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法则显示，人或政府的行为总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熟知这一法则。很多我们无法控制和压根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你降临到人间，仅仅是因为你的父亲和母亲恰好在同一家饭店的同一个柜台上，同时伸出手取同一根吸管。你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是因为一辆将开到结冰的路面，然后飞冲起来在你过马路的时候把你撞死的车，在离你一公里开外的地方爆胎了。对此，你一无所知。

“意外效果法则”是指看似最合乎逻辑且可能性最大的结果最终往往没有出现。本书意在向你揭示的就是这一法则。1709年，作为北欧主要军事强国的瑞典击败俄国后，在国王查理十二世率领下，一路追踪沙皇彼得大帝的军队到了乌克兰一片鲜为人知的区域。查理十二世希望瑞典保持崛起的势头，并最终主宰欧洲。然后，意外却发生了。瑞典的辉煌，至少军事上的辉煌，就此终结。

当然，历史并非一团漆黑，人类总归还是有宽厚和勇敢的一

面。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对此将深有体会。17世纪，一个饱受屈辱的菲律宾人发起一场叛乱，反抗西班牙对菲律宾持续了近90年的高压统治。他几乎已经被历史遗忘，现在，人们找不到他的任何肖像。一位独断专行却勇敢机智的朝鲜王后，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面临打算除掉她并征服朝鲜的日本人的谋杀时，也拒绝退缩。

如果说本书有任何预设目的的话，那就是：无论从好的还是坏的方面，它试图向你揭示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曾经提出的“持续和普遍的人性法则”。

勇者画像

——耶路撒冷的麻风病国王

无法使用四肢，给我正常行使政府职能带来极大的不便。假如我的病能够治愈……我将到约旦河沐浴七次。但是，我发现，现在已经没有哪位以利沙可以治愈我的病了。

贝尔德温四世
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信
1178年

领袖权威既可以是实在的，也可以是象征性的。换句话说，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的国王、总统、首相和君主看上去像模像样。坚毅高扬的眉毛、振奋人心的举止、毫无瑕疵的皮肤和毫无惧色的眼神，等等，都是领袖形象的一部分，尽管这些领袖在私下同样经常畏畏缩缩、瑟瑟发抖。那些有身体缺陷的人不适合担任领袖。但是，并非没有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三届美国总统。尽管玩马球导致他双腿瘫痪，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把自己的身体缺陷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

试着想象一下，假如你们的国家领袖备受某种疾病的折磨，比如肿胀的脸部长满毒瘤、四肢流着脓液、眼睛瞎了；试着想象一下，假如任何属下只要直接和他接触，就有可能被传染；试着想象一下，此时，你们国家正三面受敌，需要他担任战场统帅，对抗凶狠、顽固的敌人。

想过之后，你应该就会明白12世纪下半叶十字军国家居民的处境。当时，他们把患麻风病的耶路撒冷国王贝尔德温四世当做自己唯一的希望和救星。

十字军国家

穆斯林在中东崛起后的几个世纪，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一直希望夺回所谓的基督教圣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终于发出对异教徒发起伟大圣战的号召。他宣称，只要参与这场圣战，任何人都将洗清自己所有的罪恶。欧洲众王室对此号召做出了回应。他们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把圣城夺了回来。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洛林公爵即布永的戈弗雷夺取耶路撒冷、血洗当地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建立耶路撒冷王国而圆满结束。戈弗雷成了耶路撒冷王国第一任国王，然而他拒绝了这一头衔，而接受“圣墓保护者”这个称号。一个月后，在一场重大战役中，戈弗雷打败了埃及军队，耶路撒冷王国得到进一步的扩张。

耶路撒冷后来的统治者对于“国王”这个称号是当之无愧的。他们继续扩张，吞并了港口城市雅阁、贝鲁特、西顿、安条克与的黎波里公国。但是，在王国存在的200年间，它的版图都局限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一个狭窄的地带，因此，容易遭到埃及法蒂玛伊斯兰教王朝和控制叙利亚的土耳其塞尔柱王朝的攻击。

即便如此，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还是在这个十字军国家蓬勃兴起。朝圣者涌向在圣址上建立的教堂，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教堂。尽管1099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其他宗教还是受到宽容对待。虽然犹太人不被允许住在耶路撒冷，但他们却可以在那里做生意，并且可以到哭墙祭拜。在王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犹太教会堂和希伯来语学校。穆斯林也被赋予了进行适度宗教活动的权利，甚至可以到麦加朝拜。

宽容政策的推行仅仅是出于人口上的原因。12世纪中叶，大约有62万居民住在耶路撒冷王国。其中，只有12万是法兰克人或者是具有法兰克血统。其余的基本

1099年的阿斯卡隆战役代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高潮。这些基督徒在布永的戈弗雷率领下，击败了穆斯林军队，使他们退回埃及。



上都是穆斯林，外加一些东正教和犹太教徒。人口数量被远远超过的法兰克人在对待其他宗教的问题上，只能采取理智的态度。他们尽力使自己习惯海外的生活，穿戴棉和丝织品以适应当地的气候——在他们的家乡，这些布料相当昂贵，很多人都穿不起。他们还到公共澡堂沐浴，学吃当地的食物，只是从不碰米饭。在他们看来，米饭与自己的饮食文化格格不入。

即便如此，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兰克人仍然保留西方的传统。他们坚持天主教信仰，相互之间说法语。他们处于受到穆斯林进攻的持续威胁之下，因为在穆斯林的眼中，他们同样是异教徒。因此，他们一生都在塔楼、城墙和城堡包围的城市里度过。由于这里缺少身强体壮的基督教骑士，国际性的骑士团组织，包括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应运而生。这一等级的骑士在王国四处拥有大片的土地和自己的城堡。他们的成员由西欧资助，而且高度自治——耶路撒冷国王不能要求他们对自己保持忠诚。他们有着狂热的宗教激情，专门接受屠杀穆斯林的训练。与此相对应，伊斯兰世界也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些骑士团的穆斯林秘密团体阿萨辛派（Assassins），同他们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就是13岁的国王贝尔德温四世1174年继承耶路撒冷王国王位时面临的境况。仅仅几年前，他被确诊处于麻风病早期阶段。

染上麻风病

贝尔德温四世是国王——伽法伯爵奥尔马力克和科特尼的艾格尼丝的儿子。1163年，奥尔马力克继承了没有子嗣的兄弟、国王贝尔德温三世的王位。那一年，未来的国王贝尔德温四世才两岁。然而，艾格尼丝在耶路撒冷的权势集团内部碰到一个劲敌，这个人不希望她当上女王。因此，奥尔马力克被允许继承王位的前提是解除同艾格尼丝的婚约，因为他们之间的婚姻被认为违反了门第制度。尽管这一理由几乎明显站不住脚，奥尔马力克最终还是接受条件，解除了婚约，并把儿子带到耶路撒冷抚养。由于妻子不在身边，年幼的贝尔德温处于无人保护的境地之中。

然而，很幸运的是，贝尔德温的父亲给他物色了一位好老

师：提尔的历史学家威廉。此人后来被任命为提尔的主教、十字军国家的司铎。他是那个时代知识最为广博的学者之一，而且，观察力极其敏锐。一天，在编年史中，他这样写道：

当贝尔德温和周围几位出生尊贵的男孩一起玩耍时，他们相互用指甲掐对方的胳膊和手。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这样掐来掐去。一旦感觉到痛，其他男孩都大喊大叫，唯独贝尔德温以极大的耐受力忍住不叫。几次之后，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原来以为，他天生就善于忍耐……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他右胳膊和手的一半已经死亡，因此，根本无法感知别人在掐他，甚至咬他……他父亲知道后，请来了医生，用药膏甚至巫术小心翼翼地治疗，但都无济于事。

威廉和国王奥尔马力克很清楚，9岁的贝尔德温身上出现的问题是当时世界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麻风病早期的典型症状。

一种古老的疾病

在贝尔德温国王被医生确诊之前，麻风病已经在地中海地区存在了至少1000年。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疾病以及其他任何导致人体变形的皮肤病是上帝在有罪者身上打下的记号。不管是在基督教、犹太教还是穆斯林社会，麻风病人不是被隔离在特殊的医院（麻风病院），就是沦为要饭的乞丐。其实，该病的传染性被严重高估了。尽管麻风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染，但是，只有与麻风病人长期密切地接触，才有可能感染。在中世纪，人们还认为，麻风病是通过性传播，麻风病人是因为性滥交才染上此病。当时，城市流行着一个荒诞不经的传闻，说有一群麻风病人在乡下到处游荡，只要碰到妇女，就试图强奸。

贝尔德温是如何感染麻风病的，人们不得而知。他的近亲当中找不到类似的病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与贝尔德温频繁地接触的人当中，有人得了麻风病。这个人可能是奶妈或者仆人。只是这个人在症状出现之前，就已经离开或者死去，但是，却把病传染给贝尔德温，而且还是麻风病中最可怕的一种——结节性麻风病。它的病程是分阶段发展的。一开始，感染者失去神

经末梢的知觉，随后，身体失去自动收缩机制。因此，感染者容易被烫伤或刺伤。一旦受到伤害，伤口便开始发炎，手和脚的骨头逐渐遭到腐蚀。最后，只能截肢。麻风杆菌还会侵入鼻腔，腐蚀鼻粘膜，导致鼻子塌陷。当麻风病发展到最后阶段时，患者脸部的神经末梢会被感染，眼睛无法睁眨，眼部干燥、产生溃疡，直至失明。

对此，提尔的威廉和国王奥尔马力克心里相当清楚。他们同样深知，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治愈此病。尽管如此，同任何一位深陷绝望却心有不甘的父亲那样，奥尔马力克国王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召集了国内最优秀的医生。其中，有一位名叫阿布·萨莱曼·达乌德的阿拉伯基督徒开了一剂膏药，用水银、若干草药和脂肪混合而成。同时，还使用了灌肠和放血疗法，但都不奏效。虽然除了胳膊麻木之外，这位9岁的王位继承者身上还未出现外在的症状，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更糟糕的是，这个王国此时正遭到60年来最可怕敌人的挑战。这个敌人是萨拉丁，原名尤素福·伊本·阿尤布，他或许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武士。当时，虽然耶路撒冷王国的边境不断遭到攻击，但敌人相互之间缺少团结也让它从中渔利。王国的西南面是埃及，北部和东部是叙利亚。这些虽然都是穆斯林国家，但内部一直是派系割据且彼此征战不休，直到萨拉丁崛起为止。

萨拉丁出生在提克里特的一个土耳其家庭，在大马士革接受教育，参加过叙利亚国王努尔丁领导的、反对埃及的战争。1169年，努尔丁封萨拉丁为埃及维齐尔。有一次，努尔丁号召萨拉丁带领自己的军队，去攻克克拉克和蒙特利尔的十字军城堡时，作为封臣的他只是口头应承，却按兵不动。原因几乎可以确定是，他试图让这些十字军城堡成为埃及和叙利亚之间的缓冲地带。1174年，努尔丁临死之前，试图派遣一支军队推翻萨拉丁，把他赶出埃及。然而，萨拉丁及时赶到大马士革并占领了叙利亚。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把目标完全转向十字军国家，并发动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187年哈丁战役之后才结束。

平静的尊严

1174年，39岁的国王奥尔马力克结束同穆斯林进行的一场战争回国后，意外死于一场高烧。13岁的儿子贝尔德温继承了王位。在这个王国，男孩要到15岁才算成年。因此，的黎波里的雷蒙德三世被指定担任摄政，直到贝尔德温有能力继承王位为止。人们之前可能一直都认为，摄政期限很有可能会因为贝尔德温身上的病而延长。1176年，贝尔德温到了继承王位的法定年龄时，法兰克人如期为他举行了加冕礼。这确实有点非同寻常。为什么在萨拉丁纵兵入侵耶路撒冷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宫廷仍然让他成为国王？尽管此时他的症状只是刚刚开始出现，但王国内外的人们都是知道他罹患麻风病。为什么他没有被隔离开来呢？穆斯林也深感震惊。“尽管贝尔德温有病在身，法兰克人仍然效忠于他，尽全力鼓励他。”一个穆斯林学者这样写道，“人们急切要他担任国王，而不在意他的麻风病。”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之一是贝尔德温看似一个不同寻常的年轻人。提尔的威廉称他为“一个美貌的孩子”、“一个让人充满希望的男孩”，他“比自己的年长者更善于驯马，更善于纵马飞驰”。威廉描述了贝尔德温如何顽强地学习用双膝驾驭马，以便用左手持剑。他的右手已经无法拿任何东西了。

阿萨辛派

阿萨辛派是效忠于自己使命的神秘组织之一，他们属于什叶派信徒，遵循住在波斯一个城堡内的大师伊玛目的教诲。他们刺杀伊斯兰世界的主要宗教和世俗领袖，目的是让所有人都追随他们的伊玛目。他们希望这么做会引发骚乱和革命。

虽然这一目的从未实现，但是，他们确实干得相当出色。他们的敌人创造了assassin这个词用来指称他们。这个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哈希什”（大麻叶）一词。因为人们相信，伊玛目有意让这些刺客保持高度的麻醉（尽管成功的刺杀需要精心策划、秘密行

动，头脑不清醒的人不可能做到）。他们很有能耐，以至于萨拉丁在经历几次险些被夺命的刺杀之后，最终，不得不重金贿赂，以求他们放过自己。

可以和阿萨辛派一决高下的只有圣殿骑士团。这些人对基督的狂热不亚于阿萨辛派对伊玛目的狂热。一位编年史家写道：“阿萨辛派知道，杀死一名圣殿骑士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杀了一个，马上会有后来者。而且，为了给自己死去的前辈复仇，他们往往变得更加的凶残。”

impere

fm anno m^o m^o xxliij

fm hoc tpe

86



Saladin rex Egypti

Randus

另一个原因是贝尔德温以他平静之中透出的尊严和勇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他对战争艺术的熟谙令人吃惊，而且还在于他善于让王国内部相互矛盾的派系彼此达成妥协与和解。这离不开他母亲艾格尼丝的帮助。当时，艾格尼丝已经回到宫廷，贝尔德温和母亲关系融洽。奥尔马力克死后，母亲对他的影响增强了。几乎可以肯定，在艾格尼丝的帮助下，贝尔德温选择了几位有能力帮助他治理王国的人担任顾问，比如雷金纳德亲王。雷金纳德认为，与萨拉丁和平共处是绝不可能的事。

争议也由此而产生。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相信，贝尔德温因为身体有病，无法亲自管理这个王国。因此，他在位期间，主要是他的顾问在打理这个国家，是他们让基督教徒不理智地投入了对萨拉丁及其军团的战争。但是，近期研究表明，这位年轻的国王尽管身体有病，但领导能力超强。他不仅设法赢得了与自己竞争甚至敌对的基督教骑士团的支持，而且，还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对萨拉丁采取绥靖政策是徒劳的。此人是他们将来，甚至马上必须面对的一个威胁。

对于为什么贝尔德温能被允许继续执政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解释：他一直保持禁欲状态。麻风病人普遍被认为是好色淫荡的，而且，在性欲旺盛这一点上，仅次于麻风病人的就是担任国王的人。因此，一个罹患麻风病同时又是国王的人能够长期保持禁欲状态，这是上帝眷顾的象征之一，而且，这种眷顾似乎不断增加，所以，贝尔德温才能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战役中打败萨拉丁。

季萨德山之战

1177年11月，萨拉丁率领30000勇猛的穆斯林战士发动了针对耶路撒冷的战争。当时，天色已晚，整个城市的人们惊慌失措，到处躲藏。他们通常都躲在洞穴或者地窖里，等待厄运的降临。贝尔德温和雷金纳德亲王率兵迎击萨拉丁的军队。他们只带了500名骑士和几千名步兵，这些士兵都是随时应招出征的。

到达阿斯卡隆后，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加沙北部出击迎战敌

萨拉丁（1138—1193年），原名尤素福·伊本·阿尤布，是最勇猛的伊斯兰战士之一。他还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和军事领袖。